

守卫在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所

本报记者刘小草

生活在海拔5373米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缺氧、高寒、干燥、大风……时刻挑战着人体极限。

种不活树，养不活鸡鸭。目力所及，除了风蚀的碎石、低矮的草甸，就是牦牛和羊。

5373米，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的海拔高度。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北麓，与不丹接壤，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这里的艰苦环境：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气压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年平均气温零下7摄氏度……

在这片“生命的禁区”，有一群移民管理警察，长年驻扎在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守卫着辖区1200平方公里国土和25公里边境线。

缺氧干燥风大：“站军姿都是斜的”

“普玛江塘在藏语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情人的草原’，一是‘遥远的地方’。”在浪卡子县开往普玛江塘的车上，浪卡子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索朗达杰向记者介绍起他最熟悉的这片土地，目光温柔。车窗外，219国道的盘山路段蜿蜒起伏，随着海拔向5000米攀升，植被逐渐稀少。

这位“85后”藏族汉子从警11年，4年都在普玛江塘度过。他2016年来到普玛江塘担任所长，是2012年派出所成立起，任职时间最长的所长。

高海拔工作苦在哪？索朗达杰最清楚不过。苦在缺氧，“一晚醒来四五次，几年下来没睡过一个完整觉”；苦在大风，“站军姿都是斜的”；苦在高寒且干燥，“晚上向地面洒水加湿，一边洒一边结冰”；最苦的还是寂寞，在这里驻扎的民警们，几乎都和家人两地甚至三地分居。

“与其苦熬浪费生命，不如苦干燃烧青春。”没在高原工作生活过的人，恐怕无法切身体会这两句所训的含义。长期在高寒缺氧地区高强度工作的人，几乎都逃不开“高原病”，比如缺氧造成不可逆的心肌肥大。连内地人视为小病的感冒，在这里都有可能发展为凶险的肺水肿。最轻微的症状，是每位民警都经历过脱发的困扰，防脱洗发水成了抢手货。

正因如此，每一份坚守都尤为可贵。我是自愿申请来的。决定申请到普玛江塘的那一刻，我就立志做好两件事：守好边防、回报社会。”索朗达杰清楚记得自己初到普玛江塘的情景：光秃秃的营区没有半点绿色；派出所的墙体因为风吹日晒逐渐风化，年久失修的营房还在漏水；战友们因为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口腔溃疡、指甲凹陷……

他下定决心和绿色“死磕”。修219国道时翻出的草皮，他当作宝贝，带着兄弟们搬回所里，一块一块地铺了半个院子；为了种出新鲜蔬菜，他们向专家教授请教高原种植技术，在地窖大棚里反复试验，逐一攻克低温、冻土、人工授粉等技术难题，成功种出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等7种蔬菜，不仅满足了日常所需，还解决了辖区部分民众“吃菜难”的问题。

如今，派出所里有了整齐的草坪，夏天还能长出鲜美的金蘑菇；果蔬种植种类已经扩充至16种，年收获各类蔬菜瓜果500余公斤，自给率达到67%；是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海拔5000米以上的单位中，第一个自给率超过60%的派出所。今年他们还试种了几株柳树，希望能打破普玛江塘种不活树的成见。

绿色在这个“风吹沙走”的派出所渐渐扎根。在普玛江塘的四年，索朗达杰坚守着“守好边防，回报社会”的承诺。在他的带领下，派出所承担了辖区的治安管理、交通协调、普法教育、冰川救



▲大图：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民警们在岗布冰川巡逻。受访者供图
小图：索朗达杰在岗布冰川巡逻时，在石块上标记巡逻次数。本报记者刘小草摄

援等工作。琐碎的工作之外，他一直寻思着为牧民生产致富找路子，扶持困难群众开旅游特色民宿。精通藏汉双语的他，还在普玛江塘乡小学担任法制副校长。

全乡1027人，索朗达杰个个叫得上名字；走到哪里，人人都认得这个朴实亲切的“大耳朵所长”。他帮扶的下家村村民卓嘎一家，如今住进了“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新房。

在宽敞明亮的新家中，记者见到了加央旺姆和拉旺措姆两姐妹，她们亲切地称呼索朗为“警察爸爸”。曾经因为贫困辍学的她们，如今重返校园，在搬迁至浪卡子县的乡小学读书。

为何选择在而立之年坚守在偏远的边境线上？

2020年，索朗达杰当选为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首届“最美国门名片”时，主持人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回答道：“我是一个孤儿，是党的好政策让我走出了雪域高原，上了大学，成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如今，坚守在这片培养我的土地上，也算是知恩图报。”

“经常凌晨两三点爬起来救人”

当天晚上，记者就扎扎实实地感受到高海拔的巨大“杀伤力”。

8月是普玛江塘短暂的夏季，夜晚的派出所依然寒气逼人，在电暖器、棉被、军大衣的簇拥下，才能渐渐感到温暖。在制氧机的嘈杂声和缺氧的头疼欲裂中，普玛江塘的夜晚显得格外漫长。这已经是近几年供暖、供气、加湿设备逐步跟上，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后的情况。很难想象，当初来乍到的民警们如何适应环境，又如何跨越身体极限，深入冰川救援。

第二天一早，记者跟随索朗达杰等七位民警，前往边境线所在的岗布冰川巡逻。

近年来，随着辖区内羊卓雍错和岗布冰川等“网红”景点声名鹊起，边境巡逻之外，冰川救援任务逐年加重，成为派出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没来普玛江塘的时候，有人说这里‘躺着也能做贡献’。上来之后发现，这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副所长洛桑曲扎今年32岁，在普玛江塘三年，面庞黝黑得让人辨不出年龄。他告诉记者，派出所每年要承担40多起救援任务，“经常凌晨两三点爬起来救人。”

在进入冰川的必经之路上，派出所设有两处“帐篷”执勤点，一为日常检查，二为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在一处执勤点，辅警罗杰正在查验过往车辆，这是他守在这里的第五天。记者看到，帐篷内仅有简单的寝具和取暖设施，几瓶调料随意堆放在地上。因为设备简陋，执勤点通常是多人搭班，几天一轮换。

从柏油路走上石子路，道路逐渐显现出狰狞的面目。石子路尽头，只剩下几道车辙向远方延伸。离冰川尚有距离，车辆已无法通过，只能徒步进入。

岗布冰川平均海拔5600米，气候多变，地形复杂，尖石密布，还有野生动物出没。步入冰川，不断打滑的“脚感”和滚落的碎石，时刻提醒着冰面下的“危机四伏”。民警们告诉记者，冬季下雪时，大雪覆盖冰川内密布的冰缝，一旦失足掉入，很可能顺着冰下暗河滑走。大面积的无人区，大部分区域没有手机信号覆盖，游客和车辆很容易受困。近年来，已先后有多名游客在此失去生命。

赵金刚至今仍记得第一眼看到索朗达杰的感受——“温暖”。

2017年五一，身为资深户外达人的他带着两名友人，驱车前往岗布冰川，回程时因为路线偏差，车辆陷入一片沼泽地，无法脱困。方圆几十公里既无人烟，也无手机信号，眼看着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同伴的高反越来越严重，想到出发时

甚至没带过夜装备，三人逐渐慌乱起来。

他举着手机凭感觉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借着微弱的信号报了警。“当时完全没有把握，我身边没有路牌，甚至没有车辙印，根本无法定位，只能描述个大概。”赵金刚说：“当时心里只有一个词，完了。”

天色渐暗，山头突然翻过一辆车，闪着警灯，赵金刚的心一下子落地了。走在前面的索朗达杰，拿起大衣就披在赵金刚身上。随后他抄起工具，就地躺在冰冷的泥水里，撑起千斤顶检查车辆。

“可能你的家人朋友来了，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些。”赵金刚的讲述中充满感慨，“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么生死攸关的事，这也是我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觉得他们真的是我们人民的警察。”

这仅仅是多年救援工作中一个普通的瞬间。曾有受困游客在得到救援的瞬间脱口而出：“你们是坐直升机的吗？”每次提到这句话，民警们诙谐的语气里都充满自豪——这样准确而迅速的救援，背后是一步一步用手脚丈量出的经验。

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夜晚，他们出过警；风雪肆虐，他们用背包绳将彼此串在一起，一步一滑地在冰缝间寻找被困游客，就连脚和鞋冻在一起都未曾察觉；顾不上被划伤的手脚，拖着疲劳的身躯，背起游客走出冰川；通宵甚至连续多日的救援，一天一夜吃不上饭的时候，他们也经历过……

派出所几大本厚厚的接处警记录本，见证着这一切。在索朗达杰担任所长期间，他曾先后组织救援100余起，累计徒步行程达700余公里，解救被困游客400余人，车辆200余台。

派出所的荣誉室里挂满了锦旗。每一位民警初来普玛江塘，第一件事就是听索朗达杰讲述每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赵金刚感受到的那份温暖，也在传递着。回到拉萨后，他立刻联络索朗达杰，希望能为当时简陋的派出所提供物资帮助。每次面对这样的好意，索朗达杰都巧妙“转赠”给乡小学的孩子，为他们筹集御寒衣物和学习用具。

在鲜有人往来的边境，民警们同样能感受到温暖。去年初，他们收到一份没有署名的包裹，打开后全是手织的围巾。还附着一张纸条：“我是一位老师。我父母已经80多岁了，他们看了关于你们的报道。受老人家委托，寄去他们自己做的礼物。”

民警们系着围巾拍下照片留念。如今，这些围巾围在普玛江塘的孩子们身上。

常常只能“生活”在家人的手机里

阿旺平措第一次巡逻，是索朗达杰带的队。在岗布冰川的石头上，他们用红色喷漆写下“中国”字样，还画上了国旗。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不可侵犯。我们每个人在边境线上，都是祖国的坐标。”大队长的这番话，让他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2019年6月，这位“95后”刚从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毕业，就被分到普玛江塘。得知消息的晚上，他觉得“有点失落”，想和家人打电话排解郁闷。没想到却是接电话的母亲先哭了，阿旺平措哭笑不得，“还得我去安慰她。”

真来到普玛江塘，见到列队热情欢迎他的兄弟们，阿旺平措心里的失落一下子消失了。在这里，他和兄弟们一起上冰川、蹲帐篷、大雪天里，帮牧民寻回丢失的牦牛；也体会过将受困游客背在身上，对方眼泪落在自己肩头的瞬间……

日子一天天过去，提起这份工作，如今的阿旺平措不再有迟疑：“我会说我在世界之巅、海拔最高的派出所工作。人嘛，生活在一个地方就要爱一个地方。”

唯一难熬的，还是想家。因为担心海拔过高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每次母亲想来看望，都被他以种种理由搪塞过去。

长年驻扎在高原，一家人几地分居是常态。索朗达杰的妻子四郎德西就在山南市工作，却过着三地分居的生活，两个孩子留在拉萨由父母照顾。一家四口想要团聚，只能趁着索朗达杰休假。生老儿时，他更是因为工作耽搁，在妻子坐完月子后才回到家。

虽然嘴上抱怨，四郎德西总是理解并支持着丈夫的工作。每次丈夫出任务，她总要等到报平安的电话，才能安心。“他特别喜欢普玛江塘，喜欢那里的人和事。”四郎德西说，这样“一心为工作”的丈夫，是她最骄傲的。

这样的情况在普玛江塘很普遍。洛桑扎曲的妻子是特警，一家人“一年最多见两三次面”。他觉得最对不起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缺席。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算不上称职的父亲、丈夫、儿子，常常只能“生活”在家人的手机里。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坚守在普玛江塘？索朗达杰的回答：“总要有个人守在这里。”

索朗达杰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一首名为《高山之巅》的歌曲。词作者是曾在普玛江塘工作过的民警，因为严重的肺水肿，他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可心里始终放不下这片土地：

“你在高山之巅，背靠着信念，自己也成了靠山。你在世界之巅，与冰雪为伴，时空也有了温暖。爱国使命，融进你的血脉，刻成了信念，也托起了蓝蓝的天。”

本报记者顾小立、郑梦雨

陈皮、甘草、乌梅、薄荷叶、山楂。劈啪作响的火舌舔着漆黑锃亮的铁锅，雾气在老式的南方土灶前弥漫缭绕。当五味药材混合着冰糖倒入铁锅中咕嘟咕嘟作响的沸水里时，丝丝沁甜的气息霎时在屋内升腾了起来。

“酸梅汤，对消暑解渴再好不过了。拿到镇上送给过路的行人一喝，他们就太会中暑了。”

84岁的童松达靠近记者耳边念叨着自家酸梅汤的功效，随后熟练地往土灶里添了几根枯枝，看着孙女用汤勺一遍又一遍搅拌着锅中的汤水，目光移向窗外，若有所思。

无字族规

“您坚持免费给人送汤送茶多少年了？”初见童松达，记者问。

“记不清了，真记不清。”童松达摆摆手，憨厚地笑了笑，“反正童家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了。”

不过在街坊邻居们眼里，童家的免费送茶可是整个前童镇的“集体记忆”。走到镇口一问“送茶的童家”，可能就会遇到好几个嗓子抢着指路。

前童镇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一条白溪缘渠入镇，汨汨清泉环户环绕，近似八卦状的水系环绕古村、旧宅与老街间。从进桥铺路到做饭烧茶，老前童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在“水”字上做不少文章。

黄洋市是前童镇的一处集贸市场。自明清以来，每月逢农历初二七，该市场便商贾云集，人声鼎沸，车马川流不息。行旅者远道而来，歇脚消暑成了必然需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边老房的路廊下便出现了送茶人的身影。

“前童人好客，老百姓拿不出什么珍贵的待客

族谱里的送茶故事

之礼，一碗凉茶就是好东西。”前童镇居民童铁策说。

“黄洋市路隔，过客久驻望梅，公独创办什器烧茶，以解人渴，四世相传到今。”在前童镇记者找到了一本《塔山童氏族谱》，在卷一的童维泰传中发现了关于童家煮茶人年代最早的一句文字记载。童维泰出生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而在童维泰的后人童锡楷、童邦标的族谱中，也分别有“每岁自夏及秋，煮茶济渴至今”“每岁夏月，必亲至黄洋市煮茶以济行人，至老不辍”的明确记录。

在童松达十多岁时，他开始帮助父亲一起烧水、煮茶并挑到镇上供路人取用。“当时只煮水煮茶，还没有酸梅汤一类。水就放在一个大的石白里，石白旁有张桌子，桌子上放个勺子和碗，过路的行人渴了就去取水喝。”童松达说。

胡亚丽是童松达的儿媳。曾有一段时期，她无法理解童松达为何非要自掏腰包、耗掉精力地去做这件“利人不利己”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公公告诉她，邻村曾经有一位农人，在骄阳下结束一天的劳作后口渴难耐，急急匆匆回到家里拿起一个瓶子仰头就开始灌，然而因为喝得太急，没有发现瓶子里装的是农药。“没过两天，人就不行了。”

“无论到哪一代，送茶这件事不能断。”童松达说，他还记得父亲当年对自己的嘱托，这个嘱托，

在童家可算是口耳相传的“无字族规”。

“计较”与“不计较”

童铁策回忆起了第一次见到童松达时的场景。

“那时他估计也就半人多高吧。”童铁策用手比划了一下70年前童松达的身高，少年“送茶工”的形象仿佛又重现在他的眼前。“老远就看见一个小身板提着两个笨重的水桶晃悠悠，一路走水一路洒，还没到茶摊上呢，水就差不多都快晃完了。他父亲见了挺生气，指着他的鼻子对着他一顿骂。”

烧水需要大量柴火，然而早些年柴火的获得并不容易。平时童松达需要务农，他都是用农忙空下来的时间煮茶送茶。每次砍柴需要去离家三十里外的梁皇山，往往凌晨两点出门，一直到傍晚五点左右才能回家，年轻时童松达每次一担就是近百斤。山路崎岖，被草割伤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还会遇到毒蛇。

不过童松达不会因为劳累和危险而退缩。邻居们评价，童松达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乐观”，总是为他人想得周到一些。即使是外人看起来很普通的送茶操作，童松达也尽量在多为过路者考虑：茶具从自家带过去备好，茶水的量根据人流情

况不断调整，如果实在遇到哪天喝茶的人特别多，那也没关系——

“中午回去再煮一次就是了。我受累一点，让大家舒服一点。”童松达说。

在童铁策印象中，童松达什么事都比较看得开，“凡事也不计较”。过去前童镇灌溉用的农田水是从白溪上引下来的，每年天气一热，灌溉水总是不够用。一位村民有次偷偷用泥土堵住了童松达农田的沟渠，这样一来自家的稻田滋养充沛，而旁边童松达的地却“叫渴连天”了。

没过两天，镇上的居民就发现了这个“小动作”。大家本以为童松达一定会不念上门理论，没想到他最后只留了十个字：“就给给一点，让一让就好。”

不过，有一件事童松达却一定会“计较”——茶水汤水决不能过夜。

“以前老辈人讲‘过夜茶，毒如蛇’。既然做好事、做善事，一定要做彻底。”童松达说。

“我们家会一直送下去”

童松达送茶的几十年里前童镇发生了巨大变化。1973年梁皇山至前童镇的公路通车，1980年前童镇到宁海县城的公路通车，黄洋市

路廊渐渐“门前冷落车马稀”，人流逐渐减少。童松达的茶摊几十年内也换过不少地方，有时放到了古镇门口，有时也放到宁海县城的东门白塔岭、南门黄土岭、西门路廊、北门路廊等地。这几年来童松达的茶摊开发保护工作日见成效，童松达便又把茶摊搬回了古镇景区内。

由于自己逐渐老了年纪，前几年又刚生过一场病，这几年的煎茶送茶工作孙女童晓娜、儿媳胡亚丽出了不少力。来摊前喝茶的人，逐渐从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面孔，变成来自全国各地、带着不同口音的陌生游客。

童晓娜说，第一次随爷爷给游客送茶时的情形让她非常难忘。

“那是一个国庆节，我们一大早就将两桶做好的酸梅汤带入前童镇景区内。童晓娜记得，没过多久就有游客围拢过来看热闹。“这么大一桶酸梅汤真的不要钱？不会是骗子吧。”有游客在一旁嘀咕。

童晓娜一时不知所措，出于无奈，她只好站出去跟游客再三解释，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当场喝给路人看，证明酸梅汤“可以喝”。

不过童家人觉得，总的来说还是“暖心事”更多。熬酸梅汤需要中草药，童家人每次去抓药的药店老板陈玉萍被他们的善举感动，常常以成本价卖药给童家；镇上的居民也时不时会给童家送去一些茶叶和柴火，“互帮互助”的邻里氛围在前童镇显得十分浓厚。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童家开始送茶的时间比往年晚一点。在家里晚辈的建议下，童家还尝试了“灌装派送”的新送茶形式：将烧制好的酸梅汤放入冰箱冷却，随后灌入自购的食品灌装袋中，分给镇里的老人小孩们喝。

“我们家会一直送下去的。”童松达说。